



董宏猷 著

十四岁的森林

一群14岁的孩子，在十四岁的森林里，除了留下了两座墓碑还留下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是“天”是“地”是“森林”是“长江”还是他们……自己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董宏猷 著

十四岁的森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四岁的森林/董宏猷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5
黄土地之歌
ISBN 978-7-307-09677-6

I. 十… II. 董…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023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h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25 字数:279千字

版次: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9677-6/I·530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总 序

叶 辛

40 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 1700 万，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 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 1955 年到 1966 年“文革”初始，十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下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

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

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噢，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乐章 冬

3

- 一、狼来了 / 3
- 二、森林欢迎你们 / 12
 - 森林的故事 (1) / 23
- 三、背米 / 26
- 四、灯火 / 42
- 五、悄悄地，悄悄地 / 51
- 六、砍柴 / 56
- 七、暴风雪 / 75
 - 森林的故事 (2) / 86
- 八、猎野猪 / 89
- 九、“树疯子” / 99
- 十、千手观音 / 108
 - 森林的故事 (3) / 122

第二乐章 春

126

- 一、过年 / 126
 - 森林的故事 (4) / 157
- 二、初春 / 158

- 三、造林 / 168
- 森林的故事 (5) / 187
- 四、春夜 / 193
- 五、会战鸦雀岭 / 213
- 森林的故事 (6) / 243

第三乐章 夏

246

- 一、剃光头 / 246
- 二、磨刀 / 254
- 三、“裤裆峰” / 263
- 四、山林虎啸 / 274
- 森林的故事 (7) / 284
- 五、抢救伤员 / 287
- 六、采蘑菇 / 302
- 七、中毒 / 310
- 森林的故事 (8) / 329

第四乐章 秋

333

- 一、秋天来了 / 333
- 二、中秋 / 342
- 三、救火 / 354
- 森林的故事 (9) / 362
- 四、森林不需要墓碑 / 365

后 记

368

再 版 后 记

376



第一乐章 冬

一、狼 来 了

半夜里，纷纷扬扬的雪花又飘了起来。一片一片的雪花，像一只只银色的蝴蝶，漫天飞舞着，飘落到黑风岭的高山深谷里，栖息在莽莽原始森林的乔木上。连绵起伏的山山岭岭像海浪起伏着，突然在这寒夜里着魔般地凝固了，在一瞬间冻结成银白色的冰峰。而无边无际的林海，却像冬夜里不眠的母亲，任凭雪花染白了她的头，她的肩，她的背，但仍然张开双臂，将那些休眠的植物和冬眠的动物揽在她那温暖的怀抱里。

这是 1963 年寒冷的冬天。这是长江三峡西陵峡北岸雄峻屹立的群山里的冬天。这是宜昌、兴山、秭归三县交界而又“三县不管”的深山老林里的冬天。这是黑风岭林场一个难忘的冬天。

茫茫大雪已经下了三天三夜。黑风岭的千沟万壑已是白茫茫混沌一片，刀劈斧削般刚劲的线条，被白雪抹

得没有了痕迹。黑龙潭边那排黄泥土屋，也变成了几个白色的蘑菇。

寒风从砖缝里，从窗棂里沁进土屋，陈昌福被冻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感到尿憋得慌。

土屋里黑糊糊一片。四周是起伏的鼾声。他推了推身边的张大元，张大元喃喃梦呓着，熟睡得像一滩泥。他打了个哈欠，披上棉衣，用脚在床下捞了半天，捞到两只湿透了又冻得硬邦邦的胶底帆布解放鞋，将刚刚转暖的双脚伸进冰鞋里，冷得打了个寒噤，然后用双手掖着棉袄，穿着冰鞋向门口走去。

厕所在土屋左侧的山坡下。那是为知识青年们临时搭盖的简易厕所。顺着山势搁了两个大木箱，木箱上钉了几根刚刚砍伐的圆木，四周用圆木作墙，然后用杉树皮作顶，便是这黑龙潭有史以来的“新式厕所”了。知识青年们放下背包后，才发现厕所虽然分为男厕女厕但中间相隔的圆木“墙”，那“墙缝”实在太太。晚饭后，陈昌福走上杂树丛生的山坡，还未进厕所门，便听得女厕里有人连声惊叫，他的脸顿时红了，心里怦怦地乱跳，赶忙踏着膝盖深的积雪，慌慌张张地逃下了山。

于是这群宜昌市知识青年的临时领队江庆华发布了到达黑龙潭分场后的第一号“命令”：在男厕女厕之间的“墙缝”尚未用木板钉严以前，上厕所一律得请人在外放哨。

江庆华身高 1.80 米，长得像尊黑铁塔。今年虽然只有 17 岁，但在宜昌市的码头上，已有“江上飞”的美称。码头上的孩子们，习惯地称他“江哥”。江哥的话就是法律，没有人不听的。但是偏偏有一株“豆芽菜”对江哥的第一号命令提出了“修正案”：天寒地冻的，在厕所外放哨太冷。不如砍一株小树，作为“信号树”，谁上厕

所，谁就将“信号树”插在厕所外的雪地里。

“豆芽菜”叫张大元。14岁的男孩子，又黑又瘦，却有着两道鹰翅一般的浓眉，以及一双闪着寒光的明亮的眼睛。江哥望了望他那两道浓眉，接受了他的意见，然后将这第一项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张大元。

此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厕所里，想必不会再传出惊叫声的。陈昌福摸到大门，拉开门闩，一阵寒风裹着雪花迎面扑来。他又打了个寒噤，头脑似乎清醒了。他正准备出门，突然发现门外的树林里，闪烁着几点绿莹莹的光。

是手电筒的光么？手电筒光应该是白色的。是萤火虫吗？奇怪，冬天怎么会有萤火虫呢？陈昌福正思忖着，突然看见那绿莹莹的光游动起来，而且，从树林里朝土屋这边游移而来。

是狼！他突然想起来了，那绿莹莹的，是狼的眼睛！

他吓得转身跑进屋，失声大叫：“狼！狼！狼来了！狼来了！”

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判断，树林里传来凄厉而恐怖的狼嚎声。这是一只饿狼的嚎叫声，在这寂静的冬夜里，为寻觅食物半夜还在游荡的饿狼的嚎叫声，便显得格外的恐怖。

陈昌福的惊叫声和饿狼的嚎叫声，将疲惫不堪的小青年们从睡梦中惊醒了。首先作出反应的，是睡在离门不远的江哥。他掀开被子跳下床来，首先冲到大门。将两扇吱吱嘎嘎的大门猛地关上，插上门闩，然后转身用背顶住大门，大声喝道：“不准动！都不准动！刚才才是哪个鬼噉哪？嗯？再鬼噉老子就扭掉你龟儿子的脑壳！”

仿佛是为了向江哥的权威挑战，树林里的狼嚎由独唱变成了合唱。这是一群饿狼，它们从密林深处窜了出来，向这些从小在长江边

长大的少男少女们示威：这深山老林可不是冲出山峡的长江。你可以在江上飞，但是，你敢在这原始森林里飞么？

黑龙潭边的黄泥土屋有上下两层。这样的土屋在这深山老林里，算是豪华的建筑了。黑风岭在新中国成立前，是著名的土匪窝子，这间土屋，据说是土匪头子柳八爷曾经住过的“行宫”。如今，这里即将成为黑风岭林场黑龙潭分场的场部所在地了。男孩子们睡在楼下，女孩子们睡在楼上。在野狼的嚎叫声中，男孩子们肃然不敢出声，但是楼上的女孩子却惊叫起来，随即爆发出这个冬夜里的第一阵哭声。

在茫茫冬雪中一直静默着的山林被女孩子的哭声惊动了。野狼的嚎叫猛虎的长啸猿猴的夜啼惊动不了静默的山林。老树在风雪中轰然倒下和幼枝在积雪重压下的断裂声也惊动不了静默的山林。几千年了山林听惯了那些野性的呼啸，几万年了山林熟视了树木花草的自然更迭生生死死。可是山林在今夜被女孩子的哭声惊动了，女孩子的哭声中除了惊恐和惶惑还包含着许多山林感到茫然的内容。女孩子们在深山老林的冬夜里哭泣并不仅仅是由于害怕啊！

第一个勇敢地放声大哭的是14岁的袁丽萍。这个长着一双黑幽幽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像个洋娃娃一样的姑娘已不是第一次这样哭泣了。在西陵峡中的太平溪上岸后，望着风雪中的群山她首先就哭了起来。开始，当轮船离开宜昌市镇川门码头时她还轻松地哼起《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优美的抒情歌曲呢。袁丽萍可不是故作轻松，她是真正地松了一口气。她是偷偷地瞒着家里瞒着父母到林场招工处报名的。她其实正在中学念书，成绩一直不错。父亲对这个独生女而且又是最小的么姑娘一直是钟爱并视为掌上明珠的。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家布店的老板，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资本家和剥削阶级自然

是抬不起头来。父亲没有读上大学就继承祖业经商了，父亲希望独生女儿能够争气读上大学。可是袁丽萍偏偏就不动声色地报了名去林场当工人。政府号召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三场”建设“三场”。“三场”是农场、茶场、林场的简称。袁丽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林场。其实她下定决心报名的原因是极其偶然的。上学的时候她发现同座位的张大元没有来。张大元的妈妈原来在袁家当过奶妈当过保姆。袁丽萍便是张母用奶汁喂养大的，是用张大元应该吸吮但却无法吸吮的奶汁喂养大的。袁丽萍对又黑又瘦沉默冷峻的张大元似乎总抱着几分歉疚。放学后她情不自禁地朝码头边的丁字街走去，却在街口碰到了不同班但却同一个年级的王小梅。王小梅是张大元的邻居。王小梅告诉袁丽萍，她决定报名去林场了，而且她还告诉袁丽萍，“黑皮哥”已经报了名。“黑皮”是张大元的绰号，袁丽萍一听见王小梅甜甜地喊“黑皮哥”便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更使她感到不舒服的是王小梅有个甜甜的绰号叫“幺妹”。袁丽萍一听“幺妹”以及“黑皮哥”都已报名去了林场，当即扭头就去招工处报了名。报名需要户口，她悄悄地将户口偷了出来。

临走的前夜她的妈哭得死去活来。妈越是哭得厉害她越是感到一种说不出滋味的骄傲和自豪。多少年来她一直是妈的孩子，但是现在哭着的妈成了她的孩子了。

轮船在太平溪靠岸后，100多个少男少女背着背包提着网兜擦干泪痕依次上岸了。而在船上一直哼着歌儿的袁丽萍却在踏上长江北岸坚硬石埠时放声大哭起来。她弓着身上岸时大衣口袋里突然“唧”的一响，原来她的妈将她最喜欢的那个一按一响的洋娃娃偷偷塞进她的大衣口袋里了。